

张炜
少年
书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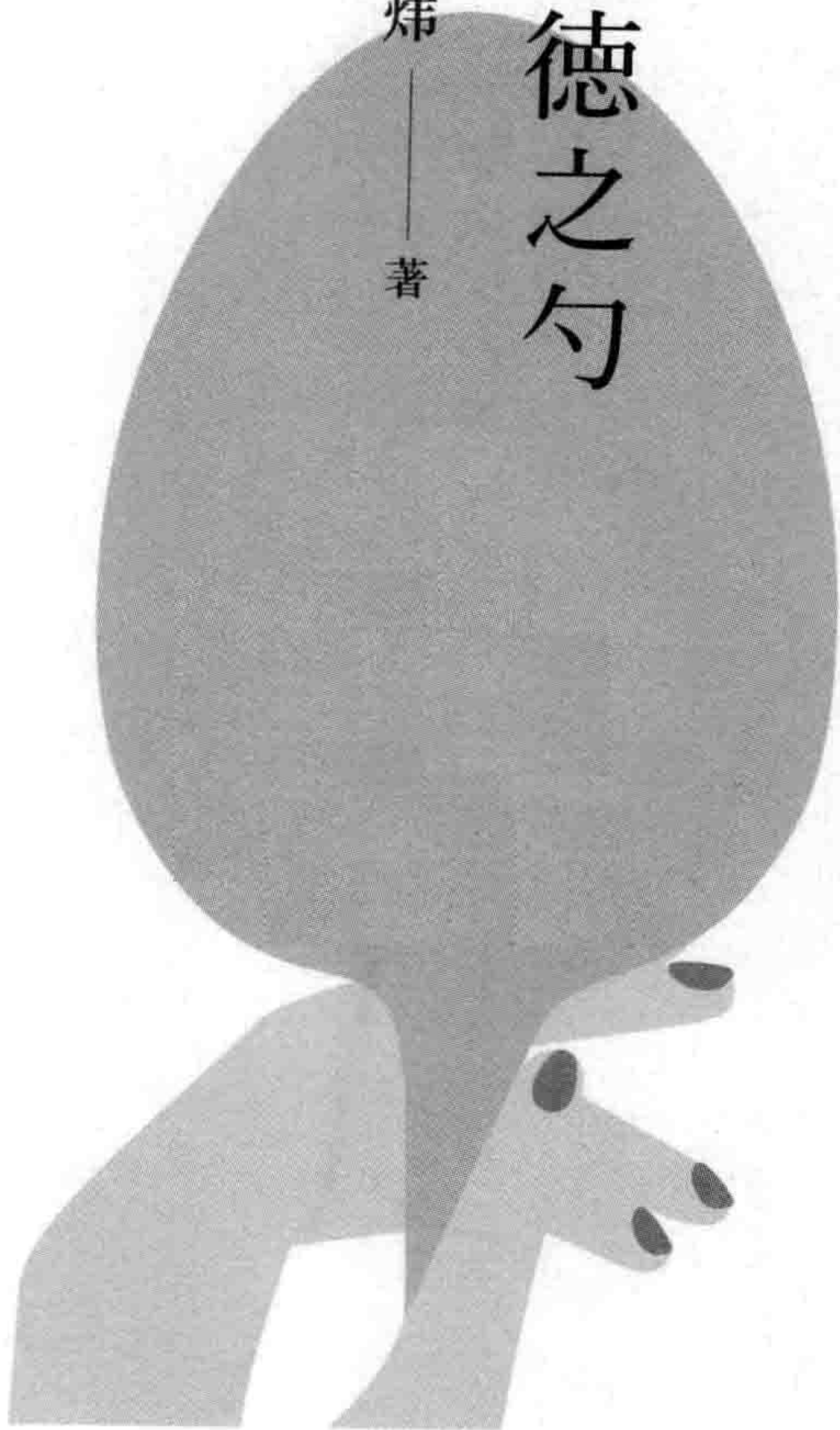
歌德 之勺

张炜
——
著

作家出版社

歌德之勺

张炜
——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歌德之勺 / 张炜 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7
(张炜少年书系)

ISBN 978-7-5063-7752-2

I. ① 歌… II. ① 张… III. ① 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02562 号

歌德之勺

作 者: 张 炜

责任编辑: 林金荣 省登字

装帧设计: 孙惟静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180 千

印 张: 7.625

版 次: 201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752-2

定 价: 2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歌德之勺



目

录



I

第一辑 绿色遥思

友谊 // 3

人生如长恋 // 7

绿色遥思 // 10

沉默悟彻 // 18

那个时刻 // 20

大地的引力 // 23

有书的长旅 // 27

模仿和跟随 // 29

冷寂之余 // 31

呜呜地哭了，绝望了 // 34

II

第二辑 默默挺立

奇遇 // 39

利口酒 // 43

梦一样的莱茵河 // 49

去看阿尔卑斯山 // 54

默默挺立 // 61

东北行 // 66

台港小记 // 72

济南的泉水、钟楼和山 // 79

狮子山下鸣尺八 // 82

III

第三辑 人和芳草

爱力 // 87

性情和衣衫 // 90

千年宣 // 95

夜间写作的人 // 99

山路（上篇） // 101

山路（下篇） // 108

人和芳草 // 111

童年三忆 // 115

一些不严肃的人 // 123

IV

第四辑 歌德之勺

苏东坡之波 // 129

艾略特之杯 // 132

歌德之勺 // 135

梭罗木屋 // 138

里尔克，里尔克 // 142

爱的浪迹 // 146

诗人的命数 // 151

规避和寻找 // 155

你的生命之光 // 159

安于回忆 // 163

V

第五辑 稷下之梦

人生麦茬地 // 171

芦青河之歌 // 176

从高原到天堂 // 179

理性与浪漫 // 182

稷下之梦 // 186

失去的朋友 // 190

东方的水潭 // 192

土与籽 // 196

怀念 // 200

VI

第六辑 让我寻找

纵情言说的野心 // 207

中原失礼 // 210

敬畏食物 // 213

古代智者 // 215

民族镶了金边 // 219

探究心和好奇心 // 222

让我寻找 // 224

重要的一手 // 226

爱与同情 // 228

独语 // 230



I

第二辑

绿色遥思

友 谊

真正的友谊是来不及的哀伤。

人们最不陌生的就是友谊所带来的安慰、交流、倚托、信赖、精神的资助，等等。可是人们很少想到就是这一切阻止着什么。它是什么？它是与生俱来的、也是生命后来所附加的一切哀伤、哀痛。

正由于有了友谊，这一切都被阻止了，来不及顾及了。这就是友谊的本质。能让人忘掉哀伤、让人不再顾及哀伤的友谊，才真正动人。

友谊不需要考验。有人常常提到“经受了考验”的友谊，那只是一种平常的通俗的想法。友谊和生命一样，是自然的事情。友谊不需要寻找，它天然地存在。友谊甚至不需要珍惜，也因为它是一种天然的存在，这是人对于友谊的一种觉悟。友谊甚至不需要建立，不需要在摩擦和经历中去巩固和增长。它的数值是不变的，无论意识与否，它都天然地存在于它应该存在的地方。

有的友谊让人感到陌生，但它存在着。有的友谊让人感到很熟悉，但是它终将失去。如果说到考验，随时都有对于它的考验。可是这种考验真的有意义吗？

人们对于友谊的误解，对于人和人的关系的误解，总是常常发

生。但是误解也难以伤害本质，友谊是靠一种极其美妙的东西连接的，人类不可能对它有更深的认识和理解，它是神秘难测的。友谊有时候以非常明朗的、通俗的面目出现，可是更多的时候它又是难以解释、非常晦涩，充满了奥秘。友谊存在于宿命之中，属于神秘的范畴。既然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不可改造的生命存在，那么就允许有一些不可更改的友谊存在。

友谊和爱情常常混在一起。是倾慕，是留恋和想念，是真诚的叠印和延长，是没有连接在一起的肌体和思想，是交汇的河流，是同一片海洋。假如我伤害了你，我希望它没有触动到友谊的本质。我在猝不及防的时刻让你产生了误解、或者正好相反……我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也不必显得无助和无望。

可是更多的时候不是这样。更多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那一切，它们与友谊无关。简单极了，因为他们之间从来也没有友谊，所以当他们谈论到友谊、谈到因为误解而造成的伤害时，细想起来显得特别勉强和可笑。在世俗物欲的驱使下，靠拢和走近，只是一些为了捕猎而临时凑到一起的、随时都能因为猎物的缘故而发生火拼的猎人。这怎么能称为友谊？

在大洋的此岸和彼岸有两个人，他们也许一生都没有见面，可是他们有友谊。他们的呼吸随同他们的思想，在一个遥远的空间里传递流动，彼此感知、感激、思念和需要。必要时，他们援助的手臂可以伸过大洋，一个可以在另一个的保护下进入安眠。

一个卑微的人可以有幸和另一个杰出的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，甚至生活在相距并不遥远的邮票大的地方；可是卑微的人是没有勇气到杰出的人那里去寻找友谊的，因为友谊不可以寻找。卑微的人只会仇视、嫉妒甚至是诋毁，他诋毁的口实就是对方不懂得友谊，或者是

破坏了他们曾经有过的友谊。这是十足的误解、十足的错误，因为他们之间压根就不会有友谊。

杰出的人只会委屈地注视着生命，他与所有的生命都结成了某种特殊的关系，他爱他们，因为都是生命。他需要所有人的友谊，从不拒绝友谊。他始终如一地维护着，但由于宿命的神秘的关系，他与那些卑微者不可能存在一起，虽然他丝毫也不会理解这其中的缘故。这对于他不是一种误解，而是因为杰出的人物所共有的那种笼罩一切的爱心，是因为充斥着他的目光与外在事物之间的一层浓雾遮蔽了他的判断，是它所造成的。他对于各种指斥是绝对不会理解的。这种不能理解实际上也是最深刻的理解，因为他的迷茫是从生命与生命的关系之间产生的。至于一个生命怎样遭到了扭曲，走到了如此值得同情和怜悯的可怕境地，那又被极其复杂的某种关系所制约，也不是他所探讨和理解的范畴。

一个杰出的人大概一生都不会明白，他也许无需那么多的友谊，因为原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友谊。这是冷酷的事实，但它不可更动地存在于人生的奥秘之中。

因为他的爱太多了，他广泛地挥洒着自己的爱。他不愿对某一个个体表现出过分的自私，培植出一种变质的、浓稠的、同时又是一种畸形的爱，即所谓的“友谊”。当另一些个体未获得这种满足时，就会相向为仇，伸出诋毁的爪子，去扫动、去惊扰。

两个人可能默默地互相注视了几十年，一个却很少走近另一个，很少去打扰他；很可能还有着轻微的斥责或劝诫，甚至有义正词严的指责；但是他们的缘分是永恒和固有的。他们直到最后分手的时候，也还会被深刻的友谊所连接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在人类智慧群星的银河里，这样的友谊尤其不会陌生。

那些“同伙”之间的情分也许是动人的，可它们与友谊无关。同伙的故事是关于名利世俗、关于攫取、掠夺、争抢的故事。他们所谓的“义气”不值一文。“义”字一旦有了“气”，那么它就变得廉价和低俗了。“义”必须与“正”字连在一起，构成“正义”。单独的一个“义”字也是非常值得尊崇的，行“义”或者不“义”，都关系到深刻的原则。而“义气”两个字往往让人想到江湖、哥们儿之类。

是的，今天我们不得不仔细地辨析不同的词汇所包含的不同内容、它们之间或严密或微小的差异。

在一些懂得人生的悲悯、不断地为形而上的东西所感动所感召的最优秀的人类那儿，他对友谊的理解往往令人感动地苛刻。他们所珍视的是不需要珍视的友谊，也是不需要寻找的友谊。

是的，我们有时候的确需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它。不过“它”又是什么？在这种维护之中会是小心地照料，是渴望已久的回报。于是当回报一时没有到来的时候，对方就会感到微微的或愈来愈重的伤害。这种伤害感是会化为愤怒的。是的，因为一开始他们之间大概就不会存在友谊，故意培植的友谊是不值得信赖的。不同的人，不同的类，那种“友谊”的连接之须是多么脆弱。

人生如长恋

人的一生也不过三万天左右，是长还是短？是难还是易？每个人感觉可能有所不同，但大致还是能同意一个说法，即人是匆匆过客。可是三万多天即便匆匆，过下来也并不容易。每个人一生的经历都像是一部内容丰富、跌宕起伏的大书，绝不会枯燥得没有看头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无论成功或失败，实际上都是一次长长的苦恋，从对这个世界的相识到相处，从满目新奇到见怪不怪，这其中包括了兴致勃勃的投入、热烈忘情的追求、剧烈严峻的冲突，再到一点点冷寂下来，再到最后的分别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

物质的世界让人活下来，人的一生都要处在物质的追求中，从来不会停止。人会以各种方法去追求物质，并且会因为这种追求而满足和喜悦，或者是痛苦失望。

千变万化的物质世界对人来说是处处神奇的，要最终赢得这个世界，那正是人的梦想。对于有些人来说，世界上的物质只是攫取的对象，它们是被动和木讷的，没有心。物质怎么会有心呢？石头、水、树木和沙子，以及金子，还有楼房之类，从没听说哪一样是有心的。心是一个生理意义上的器官，扑扑跳动，一般人当然是这样理解它的。古时候的人以为心是会思索的，所谓“心想事成”，心是可以思想

的。而现代科学又否定了心的想，认为只有大脑才是思索的器官。我们平时所说的心，当然是指心灵的范畴，是生命的个性和意志之类。

由于物质世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的摆布，留下人的痕迹，比如土可以挖，山可以开，海可以填。它们基本上是被动的，看不到明显无误的拒绝，也没有反对的声音，所以我们就把它们看成了死的：没有生命的气息，也没有生命的喜怒感知。

人对物质除了占有的欲望，也还有感情，比如喜欢大自然，依赖一种物品，甚至想念一个地方，如思念一座山和一条河等等。一个背井离乡的人总是想念老家，除了想念那里的人，还留恋那里的树和土、水井，整个的自然环境。他的这种感情虽然朴素，但是已经在不自觉地吧周围这个世界摆得和自己一样平等了，类似于朋友和伙伴的关系，而且动了真心。有了这样的心情，也就不会一味想到去占有、去征服它们了。

时间久了，我们会发现这个物质的世界与人有着不同的活法，它们其实也是有心的。不过它们的表达方式与人不同，所发出的声音也不同。它们的拒绝和反抗其实人人都不陌生，那会更巨大更可怕，有一种不可抵抗的排山倒海的力量。我们周围的这个无心的世界一旦撕破了脸，会给人凶暴残酷到极点的感觉。看来不是这个物质的世界无心，而是我们自己无心，我们完全无情无义地对待它们，它们才会这样怒火满腔，这样无测和残暴。

人要赢得这个世界，最终还是要赢得这个世界的心。追求它，依恋它，小心翼翼地与之相处和过往，就像对待一个恋人那样。这时候的“它”应该是“她”或“他”，对其绝对不能粗暴和莽撞。人一旦起了占有心攫取心掠夺心，一切也就相当危险了。说到恋爱，我们知道，最美好最动人、最令人难忘和充满创造灵性的那个时期，还是相

对含蓄克制、两相吸引的阶段。人要设法维护和保持这个阶段，将这样的日子拖延得越长越好。有大智慧的人，一生都要与爱的对象保持这样一种关系：相敬如宾。

不仅不去占有和攫取，就连剧烈的燃烧都要回避。因为过度的炽烈不会是一种常态，它留下的只会是冷却的残渣。一个征服者和强暴者，最后会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最可怜的人，他会变得一无所有，只能在孤独的虚脱中苟活下去，结局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可怕十倍。

人一辈子走在物质的长路上，这样一直走下去，走到自己的结束。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来自周围这个物质的世界，人只要活着，就无法摆脱它，愿意不愿意都得跟它相处。人出生后就与“他”或“她”结识了，这就有了生命间的相互吸引。但人到了最后总算明白，原来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，也就是说都是有心的。只要是心，就不能掠夺和占有，也不能极尽撩拨之能事，不能让其一口气烧成灰烬。

要让心长久地保持一种芬芳。

绿色遥思

我觉得作家天生就是一些与大自然保持紧密联系的人，从小到大，一直如此。他们比起其他人来，自由而质朴，敏感得很。这一切我想都是从大自然中汲取和培植而来。所以他能保住一腔柔情和自由的情怀。我读他们写海洋和高原、写城市和战争的作品，都明显地触摸到了那些东西。那是一种常常存在的力量，富有弹性，以柔克刚，无坚不摧。这种力量有时你还真分不清是纤细的还是粗犷的，可以用来做什么更好。我发现一个作家一旦割断了与大自然的这种联结，他也就算完了，想什么办法去补救都没有用。当然有的从事创作的人并且是很有名的人不讲究这个，我总觉得他本质上还不是一个诗人。

我反对很狭窄地去理解“大自然”这个概念。但当你的感觉与之接通的时刻，首先出现在心扉的总会是广阔的原野丛林、是未加雕饰的群山、是海洋及海岸上一望无际的灌木和野花。绿色永久地安慰着我们，我们也模模糊糊地知道：哪里树木葱茏，哪里就更有希望、就有幸福。连一些动物也汇集到那里，在其间藏身和繁衍。任何动物都不能脱离一种自然背景而独立存在，它们与大自然深深地交融铸和。也许是一种不自信、感到自己身单力薄或是什么别的，我那么珍惜关于这一切的经历和感觉，并且一生都愿意加强它寻找它。回想那夏季

夜晚的篝火、与温驯的黄狗在一起迎接露水的情景，还有深夜的谛听、到高高的白杨树上打危险的瞌睡，等等；这一切才和艺术的发条连在一起，并且从那时开始拧紧拧紧，使我有动力做出关于日月星辰的运动即时间的表述。宇宙间多么渺小的一颗微粒，它在迫不得已地游浮，但总还是感受到了万物有寿，感受到了称作“时光”的东西。

我小时候曾很有幸地生活在人口稀疏的林子里。一片杂生果林，连着无边的荒野，荒野再连着无边的海。苹果长到指甲大就可以偷吃，直吃到发红、成熟；所有的苹果都收走了，我和我的朋友却将一堆果子埋在沙土下，这样一直可以吃到冬天。各种野果自然而然地属于我们，即便涩得拉不动舌头还是喜欢。我饲养过刺猬和野兔和无数的鸟。我觉得最可爱的是拳头大小的野兔。不过它们是养不活的，即使你无微不至地照料也是枉然。所以我后来听到谁说他小时候把一只野兔养大了就觉得是吹牛。一只野兔不值多少钱，但要饲养难度极大，因而他吹嘘的可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青蛙身上光滑、有斑纹，很精神很美丽，我们捉来饲养，当它有些疲倦的时候，就把它放掉。刺猬是忠厚的、看不透的，我不知为什么很同情它。因为这些微小的经历，我的生活也受到了微小的影响。比如我至今不能吃青蛙做成的“田鸡”菜；一个老实的朋友窗外悬挂了两张刺猬皮，问他，他说吃了两个刺猬——我从此觉得他很不好。人不可貌取。当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明白一个人的品性可能是很脆弱的，而形成的原因极其复杂。不过这种脆弱往往和极度的要求平等、要求给予普通生命起码的尊严、特别是要求群起反对强暴以保护弱者的心理素质紧紧相联。缺少的是那种强悍，但更缺少的是被邪恶所利用的可能性。有着那样的心理状态，为人的一生将触犯很多很多东西，这点不存侥幸。

当我沉浸在这些往事里，当我试图以此来维持一份精神生活的同

时，我常常感到与窗外大街上新兴的生活反差太大。如今各种欲望都涨满起来，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斯文被野性一扫而光。普通人被诱惑，但他们无能为力，像过去一样善良无欺，只是增添了三分焦虑。我看到他们就不想停留，不想待在人群里。我急匆匆地奔向河边，奔向草地和树林。凉凉的风里有草药的香味，一只只鸟儿在树梢上鸣叫。蜻蜓咬在一支芦秆上，它的红色肚腹像指针一样指向我。宁静而遥远的天空就像童年一样颜色，可是它把童年隔开了。三五个灰蓝的鸽子落下来，小心地伸开粉丹丹的小脚掌。我可以看到它们光光的一丝不染的额头，看到那一对不安的红豇豆般的圆眼。我想象它们在我的手掌下，让我轻轻抚摸时所感受到的一阵阵滑润。然而它们始终远远地伫立。那种惊恐和提防一般来说是没有错的。周围一片绿色，散布在空中的花粉的气味钻进鼻孔。我一人独处，倾听着天籁，默默接受着崭新的启示。我没有力量，没有一点力量。然而唯有这里可以让我悄悄地恢复起什么。

我曾经一个人在山区里奔波过。当时我刚满十七岁。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，当然它也教给我很多很多。极度的沮丧和失望，双脚皴裂了还要攀登，难言的痛楚和哀怨，早早来临的仇视。当我今天回忆那些的时候，总要想起几个绚丽迷人的画面，它使我久久回味，再三地咀嚼。记得我急急地顶着烈日翻山，一件背心握在手里，不知不觉钻到了山隙深处。强劲的阳光把石头照得雪亮，所有的山草都像到了最后时刻。山间无声无息，万物都在默默忍受。我一个人踢响了石子，一个人听着孤单的回声。不知脚下的路是否对，口渴难耐。我一直是瞅准最高的那座山往前走，听人说翻过它也就到了。我那时有一阵深切的忧虑和惆怅泛上来，恨不能立刻遇到一个活的伙伴，即便一只猫也好。我的心怦怦跳着。后来我从一个陡陡的砾石坡上滑下来，脚板